

孤寂與無畏的行者

沙勿略早年在印度的傳教事業

顧衛民*

——天主，我在這裡，祢願我做甚麼呢？請差我到祢所要我去的地方；若是好的活，請祢差我到印度去吧！

——沙勿略

從里斯本到果阿

1547年5月6日耶穌會士方濟各·沙勿略及其一小夥同伴在果阿登陸，標誌着耶穌會士來到印度。

沙勿略原名 Don Francisco de Jassu y Xavier，英語世界稱之為 Francis Xavier，1506年4月7日生於那瓦爾（Navarre）⁽¹⁾ 沙勿略城堡。他的家族像羅耀拉一樣，屬於這一地區的少數民族巴斯克人的貴族。這座城堡今天仍位於那瓦爾城外，那裡的人民講巴斯克語，因此幾乎可以肯定方濟各·沙勿略的母語是巴斯克語。根據他的中國信徒和僕人安東尼的報告，他懂西班牙語和葡萄牙語，當他在上川島上躺在床上即將去世時，“他還說了許多事情我一點也聽不懂，因為這不是我們的語言。他還以最大的熱情在五、六小時裡反復叫喚耶穌的名字。”這種聽不懂的語言似可肯定就是巴斯克語。⁽²⁾

1525年沙勿略離家前往巴黎大學求學，1529年，三十八歲的羅耀拉也來到那裡開始他的學業，他們立即就成了相熟的朋友。據包朗高（Polanco）的說法，羅耀拉一開始就發現他的這位同學有多巨大的傳教熱忱（潛質），決定要贏得他信任。這並不

容易，羅耀拉曾說沙勿略是一塊他從未揉捏過的如此之生硬的麵團。儘管如此，當1534年4月15日在蒙馬特爾山致命小教堂最初發願成立耶穌會的七個人之中，沙勿略是其中之一。

當時葡萄牙王約翰三世正想徵召傑出的傳教士去補充葡萄牙在海外的傳教力量，當時葡萄牙有廣大的海外領地，但傳教士的人數太少。他把想法告知他在羅馬的大使 Pedro Mascarenhas，想進一步徵詢他們的意願。大使的報告是十分令人鼓舞的，波巴得拉（Nicolas Bobadilla）和西門·羅得里格斯（Simão Rodrigues）被徵召前往印度，但他們倆人後末都沒有到達印度。波巴得拉從那波里回到羅馬，得了重病，不可能再去海外傳教。羅得里格斯則到達了里斯本，但因國王的熱忱挽留住了。這樣，沙勿略的名字在修選人的名單上就名列前茅了。羅耀拉並不希望他去印度，他們之間有着親密的友誼，他希望沙勿略成為自己的秘書。經過很長時間的考慮，羅耀拉最後同意了。1541年4月7日，沙勿略從海路出發前往印度。

沙勿略的同伴與他想要選擇的和原計劃很不一樣。他想要在葡萄牙徵召新的傳教士的計劃完全沒有成功。有一個年輕的司鐸卡梅里諾（Paul of Camerino）志願去印度。沙勿略接受了他的請求。沙勿略還帶上了一個名叫斐南德斯（Diogo Fernandes）的男孩，他是羅得里格斯的親戚：還有一個青年人叫馬斯哈斯（Francisco Mansilha），他

*顧衛民，上海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華東師範大學當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兼任研究員、意大利歷史科學委員會委員、印度基督教歷史研究學會會員，現為德國海德堡大學訪問學者。

受的教育很少，能力也差，沙勿略不斷地對他進行牧靈關懷，同時，他也總是成為沙勿略身上的芒刺。

必須清楚地理解沙勿略去印度時的形勢。沙勿略是受到葡萄牙王的委託去東方的，除了國王個人對他的認同之外，國王還可以以保教權的名義支持他的傳教事業。他可以隨時同國王聯繫，享有充份的自由與國王通信。沙勿略還是教宗派往好望角以東所有國家的使節（Legate），這賦予他在這一地區享有很大的權威⁽³⁾，當時這些地區和國家中尚無一名主教。他與羅耀拉的關係一直是很親密的。耶穌會是一個新的修會，羅耀拉於1539年制定了基本的規則，但直到1555年才制定了耶穌會憲章。等到這些會憲會規傳送到印度時，沙勿略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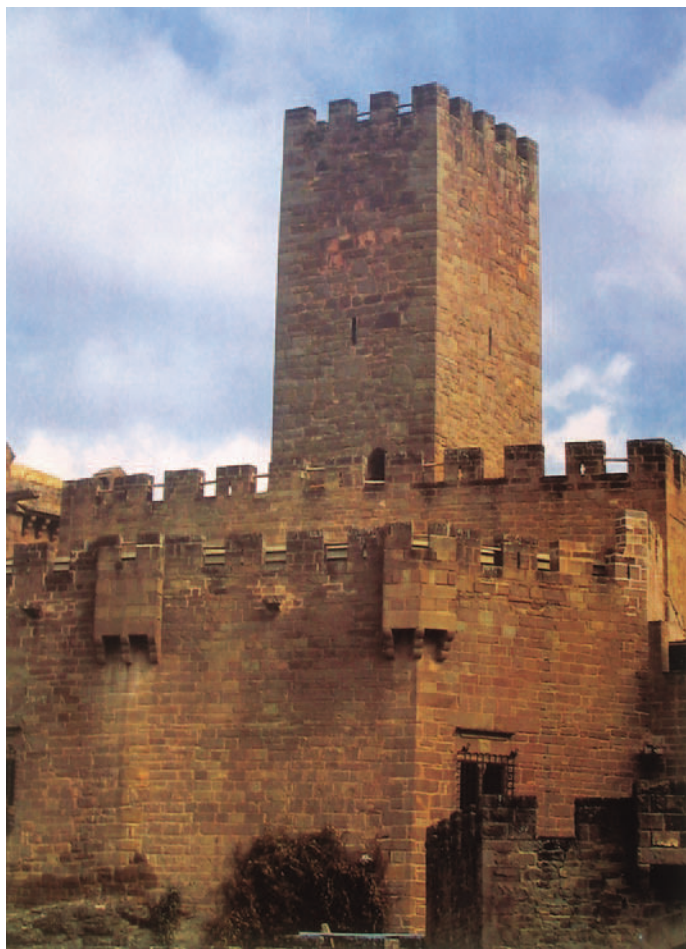
經死了好幾年了。因此，當時他的權威是很大的。

當時從里斯本去印度的航行十分艱苦。沙勿略這次航行也是這樣。他於1541年4月7日離開葡萄牙前往印度，中途在莫桑比克逗留，直到1542年5月6日才抵達果阿。在這次航行中，他和同伴不停地對病者和瀕危者的關心，證明了他們自己是基督真正的僕人。他在船上從不參加總督盛情邀請的筵席：他遵守船上的制度，在最窮困的人中用餐，親手洗自己和病人的衣服，把纜繩筒身當床鐵錨當枕頭；給病人分發藥品，沖洗廁所。

後來的耶穌會巡視員范禮安，雖然不認得沙勿略，但他卻花了很大的精力收集沙勿略的生平史料，在他所寫的《歷史》（*History*）一書敘述了人們是如何描繪沙勿略在遠次航行東方為他人服務的：

沙勿略和同伴們將所有的時間都花在慈善工作中，尤其是方濟各弟兄，他樹立了一個偉大而人性的好榜樣。他表現得如此奮不顧身，就像是一個普通海員而不是一個享有崇高威望的人，他為所有的人提供最需要的服務和幫忙。沙勿略神父用他自己的極大的耐和平易近人的作風，使他成為所有的人心中的主人。

與沙勿略一同前往的總督蘇薩（Martim Afonso de Sousa），他與沙勿略一同乘 Santiago 號船前往印度，他很擔心在莫桑比克歇得太久，突然決定要跟一位從印度來的小商人 Coulam 先於他的艦隊去印度，不再等待那有利於航行的西南季風。在這樣的季節航行，而且坐的又是一條沒有武裝的船隻，意味着很大的危險。但是幸運與總督在一起，他堅持要沙勿略陪伴着他，好像沙勿略是一個航行中的吉祥物似的。這艘船在 Malindi⁽⁴⁾ 和索科特拉島（Socotra）⁽⁵⁾ 稍作停留，沙勿略



沙勿略故鄉納瓦爾（Navarre）的沙勿略城堡（Xavier Castle）
位於阿拉貢河（Aragón River）支流的岸邊

發現當地的基督徒處在一種極端愚昧的狀態中。

沒完沒了的航行終於結束了，1542年9月2日，他寄出了第一封信，表述了他內心的欣慰和高興：

在四個月的航行之後我們到達了印度果阿，這小城裡居住的都是基督徒。這裡的景色是值得一看的，這裡有一小修道院，裡面住的都是方濟各會的托鉢僧侶，有壯麗輝煌的主教座堂，教堂裡還有許多教士團的教士（Canon）。果阿還有許多別的教堂，這事應該感謝天主，基督之名在如此遙遠的地方和如此眾多的不信者中高高飄揚。⁽⁶⁾

沙勿略的最初印象是可以理解的，同時也必須承認他在許多方面道聽途說的東西給了他一個可悲的錯誤印象。事實上，有許多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居住在果阿城裡，在城外的鄉村裡就更多了。

沙勿略到果阿以後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訪主教。沙勿略告訴主教，是教宗保祿三世和葡萄牙國王派他來印度的，他的職責是幫助葡萄牙人，教化皈依者和致力於讓不信者改宗。他向主教出示了國王和皇家的信件、教宗的短諭，教宗在這封短諭中任命他為宗座使節。但是，他又對主教加以說明，他希望視自己為主教屬下，他不會去利用自己的特權，除非教區的首席牧羊人認為有必要或者合適那樣做。主教對他如此謙卑深受感動，他寫了回信，並囑咐沙勿略說，祇要他願意就可以使用他的特權。從那時起，倆人因互相敬慕而團結默契。

沙勿略第二個去拜訪的人是教區長（Vicar General）瓦茲（Miguel Vaz Coutinho）。自1533年以來，瓦茲是印度教會的首席管理官員。幾乎所有有關他的資料都表明他是一個值得贊美的人。他是一個誠實、蠻有活力和有進取心的人。沙勿略後來與他保持密切的聯繫和友誼。

第三個他去訪問的果阿城戶籍官安奈斯（Cosme Anes），是這個殖民地僅次於總督的第二號重要的平信徒，於1538年到達印度，後來與托斯卡

諾（Don Francis Toscano）校長的女兒結婚，並在印度定居下來，將印度作為故鄉，直到1560年去世；在那個時代，他似乎是一個真正的帝國主義者，夢想在印度建立一個強大的殖民帝國，同時也非常關心傳教事業，並給予熱情的支持。從沙勿略等耶穌會士到來時，他一直是他們忠誠的顧問，在以後的時間也一直對他們提供幫助。

起初，當地教會為沙勿略準備了一所房子作宗座代表公署，但他堅決拒絕住在裡面，他更喜歡睡在醫院裡邊照顧病人。在氣候惡劣時，醫院裡總是人滿為患，一般總有三十至五十名葡萄牙病人，而船隊到時，就醫的人數就遠遠超過了。沙勿略經常睡在醫院的地上，尤其要接近那些危重的病人，這樣他就可以為任何緊急的需要提供幫助了。他還將慈善工作擴大到犯人中間，指責官員們不負責任地拖延審訊犯人，以致犯人在條件日益惡化的監獄中居住很久；他甚至關心拉匝祿（S. Lázaro）癲瘋病院中的患者。他寫道：

禮拜天我到城外去為癲瘋病院裡的病人做彌撒，我為住在那裡的病人辦告解，投放聖體，一有機會我就向他們佈道，他們對我非常友好和親切。

最使沙勿略感到困擾的是，那些葡萄牙人的印度妻子以及他們的半葡萄牙血統的孩子對基督教教義太無知。沙勿略決定解決這個問題，他發明了一種傳教方法，這種方法與三百年之後布思將軍（General William Booth）⁽⁷⁾的傳教方法差別不大：沙勿略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以及廣場中穿行，他一手搖着小鈴一邊高聲叫道：

基督信徒，耶穌基督的朋友們，為了對天主的愛，把你們的兒子和女兒、男女奴隸們，送去聆聽基督的教誨吧！

這種奇怪的方法使人聯想起中世紀方濟各快樂的精神，而不是依納爵的嚴肅和緊張。這種辦法如此成功，以致沙勿略一下子便在聖母玫瑰堂發現了三百



位於里斯本 Arroios 醫院小教堂中的一幅 17 世紀的藍白色瓷磚畫
描繪沙勿略在印度人中傳教的情景

多名衣衫襤褸者，尤其是兒童聚集到他跟前。

在最初五個月牧靈活動中，沙勿略還發現一個他感興趣的領域。當時果阿聖保祿學院已經建立，但尋找有經驗的勝任的師資很難。有人建議，耶穌會可以在這裡大展鴻圖。果阿的教會領導很願意將學院的整個工作交給沙勿略及其同伴們。當時沙勿略沒有時間去做這件工作，但他對此深感興趣，而且他清楚地明白這個學院應該如何做。

他在 1542 年 9 月 20 日的一封信中寫道：

許多年前我已相信天主會差派這個學院出來的人，他們將會增加這裡的天主教信仰，擴張我們母親教會的範圍。我相信在六年裡將有三十名講不同語言、來自不同民族和國家的學生從這裡合格地畢業，從而大大增加基督徒人數。(8)

正是通過聖保祿學院的工作，耶穌會士在整個遠東贏得了“保祿主義者”(Paulists)的稱號。

科羅曼德爾(Coromandel)海岸 與在漁民之中的傳教工作

果阿是葡萄牙在東方的事業的中心與焦點。一般來說，羅耀拉與沙勿略清楚地意識到，耶穌會士必須在這裡建立強大的基礎，然後再向印度及其它地方拓展工作。但沙勿略不是作為果阿教區的神父來到印度的，這就注定了他以後十年中必須過一種驚人的冒險生活。

當時，從印度的最南端有一個奇怪的傳聞傳到果阿：有一個帕拉維(Paravas)的種姓族群，他們聲稱自己是處於葡萄牙國王的保護之下的，這個團體中的每一個人都接受了洗禮，他們是科羅曼德爾⁽⁹⁾海岸邊上艱辛工作的漁民，他們接受洗禮是六十至八十年以前

的事，從此再也沒有神職人員到他們當中來了。總督決定派沙勿略去那個地區，還答應再派兩名傳教士卡梅里諾和馬司斯哈斯，他們正在莫桑比克，一旦到印度以後，立即前往協助沙勿略的工作。帕拉維人大約居住在二十年左右的小村莊裡，他們居住在從科摩陵角⁽¹⁰⁾(Cape Comorin)到維巴(Vembar)之間長約一百多英里的狹長地帶。他們是一個勤勞的民族，完全靠海生活，印度教徒不認為他們是一個高級種姓。他們還有一種絕技就是製作箋艇，每一艘箋艇上面都有一隻大三角帆。這種嚴酷而精確的勞作賦予帕拉維人強壯的體魄和堅強的性格，這些船隻一般都離海岸不遠，晚上隨著海風回來。但暴風雨會將船隻吹離陸地，每年都有一些人喪命。

帕拉維人生活中一件重要的事就是每年的珍珠養殖。每年從3月開始持續二十至三十天的時間他們採牡蠣。牡蠣養殖場距離海岸有五、六英里。有一

些動人的傳說云，潛水者可以在水下默禱很長時間，但一般的視察者認為他們在水下的時間不會超過一分鐘，沒有超過一分鐘的例子。這項工作極端消耗體力，每天中午時分是潛水者採集牡蠣的理想時間，然後就要回到海岸去對他們的採集品分類，在好季節時這項工作獲利甚高。

到16世紀下半葉，帕拉維人要應付各種各樣的有權有勢者的勒索強求。Cera 和 Pandiyan 的土王離他們不遠，Vijaymagar 的土王聲稱他對科羅梭角擁有統治權，儘管馬圖拉的 Visvanath Nayaka 實際上對帕拉維人的北部村莊擁有治權。在此複雜形勢中還有一個新的因素出現了，那就是阿拉伯的摩爾人⁽¹¹⁾ (Moors) 也來到了南印度，他們在一個古老的口岸 Kokai 建立了自己的大本營。摩爾人對養殖珍珠很有經驗，他們似乎想壟斷南印度海面上的珍珠貿易。有一段時間，帕拉維人忍受了他們的敲詐勒索；後來他們終因不堪忍受而奮起反抗，殺了一些摩爾人。摩爾人放出報復的傳言，說要將帕拉維整個民族斬盡殺絕。在此情形之下，帕拉維人急須尋求保護者。

這時有一個人負起了這項使命。克路茲 (John de Cruz) 是居住在加利庫特 (Calicut) 的一個商人種姓中的人士，於1513年作為扎摩林人 (Zamorins) 的密使被派往葡萄牙，他在葡萄牙接受洗禮並取了葡萄牙名字。正是此人，很可能在1534使得帕拉維人產生了通過接受基督教洗禮使自己接受葡王保護的想法。當時沿海一帶的人民並不知道葡萄牙人，葡萄牙第一任前往漁夫海岸的艦長是於1524年任命的；十年以後他們已經穩固地在 Tuticorin 定居下來，海岸邊所有的定居者都知道一個新的強權來到了他們中間。

1535年，當葡萄牙船準備回科欽 (Cochin) 時，克路茲與十五位帕拉維人一同前往，這次所有代表團的成員都接受洗禮並取了葡萄牙名字。一年以後，科欽的代牧主教 Pedro Gonçalves 和三名司鐸與葡萄牙船員一同來到科羅曼德爾海岸，他們找到了帕拉維種族中所有養殖珍珠的男子，並舉行彌撒為他們付洗。以後幾天，留在村裡的女兒和小孩也

相繼受洗成為基督徒。到1537年，整個帕拉維人都成為基督徒了。⁽¹²⁾

穆斯林很自然地不願意帕拉維人從他們手中滑走，失去對他們的控制。穆斯林計劃對他們發動大攻擊，這次他們得到扎摩林人的支持，扎摩林人當時與葡萄牙人不和，他們派了三艘船來支持摩爾人。在這個嚴峻的時刻，總督蘇薩 (Sousa) 並不示弱，儘管他的軍力弱於敵方，但他還是立即迎戰。1538年6月27日，在 Vedalai 發生大規模戰鬥，戰鬥持續很長而且激烈，最後以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完全失敗告終。以那時起，摩爾人不能再指望壟斷珍珠貿易了，帕拉維人則生活在相對平靜之中，祇是偶然有些以北方來的掠奪者。但從那時起，帕拉維人的靈性生活就沒有人再來關心了，他們祇是名義上的基督徒而已。

正在這段來之不易的和平時期，教會決定派沙勿略去南方海岸調查當地人的需要以及將何種指示帶給他們。沙勿略知道他面對的是一個困難的任務，他需要調停政治的和社會的難題，卻完全缺乏這方面的準備。他將要生活在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中間，沒有迹象表明當時沙勿略對《可蘭經》十分熟悉。對於印度教他也完全不瞭解，但他已經對他周圍的人的信仰採取近乎冷酷的敵視態度，用他早期在信裡面的一句話說：“異教徒的祈願都是憎恨天主的，因為他們的所有神祇都是魔鬼。”

沙勿略在信裡沒有提到他是在甚麼地方登陸來到帕拉維人中間的。但似乎可以肯定是，在馬那帕杜 (Manappadu)，沙勿略的名字後來總是與這個鄉村有關聯。今天的馬那帕杜已有兩座高貴的教堂，一些居民因經商變得富裕，蓋起了寬敞的大房子。但我們可以想象，在16世紀時這裡祇有一些一層樓的用太陽曬乾的泥磚蓋起來的房子，用茅草和椰子樹蓋的屋頂，在地平線上偶而可以看到幾座印度教廟宇的圓頂；海岸線的背後便是沙丘，小山上的紅泥被來自內陸的季風颳走，然後遇到每天下午從海上颳來的輕風時會停落下末，海水淹上來便呈現一片肥沃的景象。大多數的小山，都在海拔二百英尺左右，山上有野牛在遊蕩。



葡萄牙科因布拉 (Coimbra) 新主教座堂 (Sé Nova)。耶穌會曾於 1542 年在該城設立科因布拉耶穌會學院，其學術地位可與羅馬學院相媲美。

這就是當時與沙勿略和後來到漁夫海岸的傳教士有交往的作家們筆下的馬那帕杜。這個地方離赤道很近，所以十分炎熱，由於海風對炎熱的減緩，一年中大部分時間這裡都非常涼快。沙勿略以一種簡草的苦行者的辦法讓自己適應這裡的環境，他在豐富的通信中很少對環境加給他體力上的艱辛有任何抱怨。

馬那帕杜人聽到沙勿略已經來到了，當他們看到這個身材矮小瘦弱、雙眼凹陷，臉上帶着無窮無盡的迷人笑容、身穿破得像爛線似的黑長衣的人登上海岸時，仍然聚集起來觀看，並且感到十分驚訝。他們把他圍起來，表示歡迎，尤其是那些孩子們。沙勿略後來抱怨說，這些孩子幾乎使他沒有時間讀日課經。沙勿略在信中寫道：

我一登上海岸，就去拜訪他們居住的村莊，為那些還沒有接受聖事的孩子們付洗。這些孩子們如此擁擠地包圍我，以致令我沒有時間唸日課、吃飯或睡覺。我發現他們非常聰明伶俐，心地光明。如果有人適當地教他們聖教信仰，我確信，他們能夠成為好基督徒。⁽¹³⁾

教會的組織

在開始的時候，沙勿略很明白，他應該採取何種傳教方法。他是在南部海岸地區唯一成效卓著的傳教士，由於他不能老是默在一個地方，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建立基督徒團體生活，將基督教文獻譯成泰米爾語，不斷地向他們重複講解。他還把那些他認為值得幫助的人聚集起來，逐漸地訓練他們譯出 Lords Player（天主經）、宗使信經、十誡和其它祈禱經文的最初譯本。由於沙勿略不懂泰米爾語，也沒有時間去學習泰米爾語複雜的文法，手頭既沒有書，也沒有勝任的助手可幫助他，因此這個初譯本存在着一些可笑的和怪異的錯誤，甚至第二版譯本也不很好。然而第一步已經跨出，而這一步是有意義的。第二步就是要與那些不識字的人溝通，要教育他們，這真是一項艱巨的工作：

當我們用他們的語言完成翻譯以後，就把它們牢記在心。我手上掛着鈴鐺，走遍了所有帕拉維人居住的地方，然後搖鈴聚集盡可能多的男人與孩子。把他們召集起來以後，我每天教他們兩次，到月底的時候我已教會他們掌握了祈禱經文，還教孩子們去教他們的父母和鄰人，把學校裡教的東西說給他們聽。禮拜天，我把這個地區所有的居民都召集起來，男人和女人，大人與小孩，用他們自己的語言重複唸誦經文。他們顯得十分高興，並且很樂意再來。⁽¹⁴⁾

這種方法就是教授教理問答，將群眾聚集起來以後，沙勿略反複唸誦《信經》、《天主經》和“十誡”上的每一個句子，同時還要辦告解，整個過程要超過一個多小時。

沙勿略傳教的最初一段時間是孤立無援的，沒有任何可勝任的協助者。他很難發明甚麼更好的傳教方法。今天有些人可能會批評這種鸚鵡學舌的方法，但這正是他堅持的。還有一些人很懷疑那些婦女們是否能夠克服翻譯錯誤和發音錯誤的困難，真正理解她們所背誦的東西。長久以來人們祇有理解其中的意義才能熟悉和聽懂發音，但不管怎麼說，有些東西肯定已經進入他們心中。

現在已經走了兩步，下一步是要將這些粗糙的譯本從羅馬字母再轉換成泰米爾語的底本（沙勿略看不懂泰米爾文字），然後再根據這些底本廣泛抄寫，形成抄本。沙勿略帶着這些抄本去巡迴傳教。他給那些能夠抄寫的人以祈禱經文，然後命令他們抄寫並默記於心，同時讓信徒聚集在一起，反複唸誦經文，還指定在每一個地方一定要有人視察實施的具體情況。沙勿略給了專門做這件事的人一個頭銜“kanakkapillai”，字面上的意思是“accommf（會計師，統計者），這個人每年有一份些少的工資，從養殖珍珠的錢中提取。他和他的同伴嚴格地監視信徒的宗教活動，履行傳教士派給他們的職責。

沙勿略在執行任務時總是被當地的頑童大軍包圍着，他的明亮歡快的微笑以及對孩子明顯的關愛

吸引着他們。這些孩童由於以前的非基督徒偶像崇拜曾經十分頑劣，還經常和父母吵架。如果這些孩童重新回到信基督教以前的老樣子，沙勿略就會得到報告，然後——

我會將村裡的男孩子全部召集起來，到以前他們曾經崇拜偶像的地方，告訴他們當他們製作和崇拜偶像時，惡的積累就會大大超過他們的父母和親戚所給予他們的榮耀。於是這些男孩就將偶像打成小碎片，並向碎片吐唾液，還將它們踩在腳底下，以表明他們輕視那些他們的父輩所崇拜的偶像。(15)

沒有迹象表明沙勿略對印度教有高深的認識，無論是殘留在基督徒思想方式裡的，或是在這一地區無數神廟或聖龕裡的印度教神祇，他都知之甚少，似乎不太瞭解，尤其對所有大神廟的主持婆羅門如 Tiruchendur，以及在山石峭壁上居住的那些守護印度教傳統的婆羅門，他都知之甚少，而且沒有對他們說過甚麼好話：

他們都是一些邪惡墮落的人（……）他們從不講真話，除了說謊欺騙頭腦簡單和無知的人民以外，甚麼事情也不做。他們告訴人民偶像需要特別的奉獻。其實這些東西都是婆羅門虛構的，為的是維持他們的妻子、兒子和房子的需要。



Santarém 主教座堂正立面，其前身是耶穌會神學院教堂，建於 1679 年。
教堂中有羅耀拉、沙勿略、波爾吉亞（Borgia）雕像

（……）他們威脅人民說，如果他們不獻祭，神會殺了他們，或讓他們生病，或把魔鬼放到他們家中去，偶像會對他們做有害的事情；可憐的頭腦簡單的人民會真的按照婆羅門講的去做；（……）如果這個地區沒有婆羅門，所有的印度人都會皈依我們的信仰。(16)

沙勿略對他們同一些婆羅門的討論有冗長的記錄。當然這種討論是在譯員的幫助之下進行的。他發現他們是一個受教育程度很低的群類，他們中祇有一個人能提出一些有知識的問題。他深入他們的宗教秘密中去，發現他們有一些書籍，是用一種可以用於日常演說的語言寫成的，正如拉丁語對於西方人一樣。他們也有一個內在的關於真實的天主的信條，這與他們平時對頭腦簡單的人民所教誨的形式完全不同。他還提到一件有趣的事，自從他來到海邊後，祇有一個婆羅門種姓的人前來加入基督教，是一個青年人，他一直從事對孩子的教育工作。

當沙勿略出現在南印度海岸時，一個關於他的神話的構築就開始了。有些人相信，他擁有行神迹的力量，甚至可以起死回生。沙勿略從來沒有對自己進行過如此誇張的描繪。

有一次沙勿略在一個沒有基督徒的村莊裡遇見一個已經難產了三天、生命瀕危的婦女，沙勿略為她祈禱，並為她付洗。她剛接受洗禮完畢就順產下孩子。接着沙勿略為她的丈夫、兒子、女兒都舉行洗禮，還有那剛出生的嬰兒以及所有在房間裡目睹此事的人。這個消息很自然地不脛而走。

在一個離Punnāikayal不遠的村莊Kombuturē，那是沙勿略剛開始行彌撒的地方，人們在一口井邊救出了一個掉下去的孩子，他已經失去意識，人們相信他已經死亡。沙勿略跪了下去，輕輕地為他祈禱，唸了一些福音書上的句子，然後把他抱在手裡，以天主的名義祝福他。那個孩子立刻坐了起來並且睜開眼睛，所有在場的人都高聲叫道：“奇迹！奇迹！”但沙勿略請求他們平靜下來，告訴他們這孩子並沒有死，天主的意願是將他帶回到平安與健康。

果阿及其傳教工作的發展

沙勿略在南岸住了一年，計劃回果阿去看一看他的兩位留在莫桑比克的同伴發生了甚麼事情。他回去以後就很煩惱地聽說其實他們早已回到

果阿一年了，沒有履行跟隨他去南部海岸傳教的承諾。卡梅里諾已經深深地沉浸在聖保祿學院的工作，主教不願意讓他去別的地方；而他們並不是需要馬斯哈斯，應可以放他去帕拉維人當中工作。

馬斯哈斯是一個可憐人，在今天看來，他是一種人格不太健全的人。他所受的教育也有缺陷，極度缺乏自信使他甚至不能完成他應完成的任務。沙勿略在1544年12月18日的一封信中指示他去果阿。一個其時到達印度的耶穌會士在給羅耀拉總會長的信中寫道：

天主可能對那些被任命為司鐸的人是慈悲的。這個人不能夠讀日課經，他是否能用拉丁文主持彌撒都值得懷疑。（……）我直截了當地問主教，這樣的人怎麼可以為他晉鐸？主教回答說：“沒有受過更好教育的候選人了，我能怎麼辦？”

在果阿和科欽作短暫停留後，沙勿略於1544年2月重新回到南部海岸。他忍受了一年的巨大困擾，但這並不能阻止他進一步建立帕拉維教會。有兩名司鐸被指定加入他的傳教團隊：一位叫柯何（Francis Coelho）的印度人；還有一位則是優秀的平信徒阿底迦（João Aritiga），此人性​​格不太穩定，時常會造成一些困擾，但他跟隨沙勿略一直到1545年9月他最後離開印度前往馬六甲。⁽¹⁷⁾

曼斯哈斯和阿底迦住在Manappadu，還有一位叫小馬太（Little Matthew）的廚師（耶穌會士從來不是過度的苦行主義者），他是快樂的帕拉維小男孩，在許多方面幫助沙勿略，還懂一點葡萄牙語，因此有時充作譯員。沙勿略自己選擇住在Punnaikayal，那是一個出入方便的中心，可以避開Tuticrin的葡萄牙人的干擾。

當時所有的基督徒村莊都有教堂看守人，村莊的首領Patangatins有時也被召來維持秩序，尤其在發生混亂時更是如此，最後的憑藉手段就是葡萄牙海軍艦長和船員也停在海岸邊上。



位於 Setúbal 市議會大廳中的一幅現代繪畫，描繪沙勿略在印度人中間
此畫為 Lima de Freitas 作於 1967 年

當沙勿略發現自己有可能捲入當地的紛爭以後，幾乎沒有再去過南部海岸。當地的歷史情況十分複雜，土王林立，紛爭不已。最大的土王叫 Rama Varma Unnikela Tiruvadi，也稱 Cera 的統治者。他被認為是一個大王，他的統治地區從 Quilon 延伸到 Punnaikayal，這一地區以前曾是南部一個叫 Pandiyan 土王的統治區。還有一位全名叫 Maravarman Sundara Perumal 的王從 Kayattar 開始的內陸區域：還有北方的王叫 Vijayanageer 的國家，經常率軍隊南侵，燒殺搶掠，還聲稱對科摩梭角擁有主權。所有的入侵者和掠奪者所到之處皆燒殺搶劫，一片混亂和苦痛。帕拉維人發現他們要向南部、中部和北部三個土王稱臣。這三個王之間世仇不斷，祇有在對付葡萄牙人及其封臣帕拉維人時才會團結一致。(18)

1544 年，北王的軍隊橫掃科摩梭角，他們抓了一些基督徒，並且殘酷地壓迫他們，他們不得不逃

到遠離海角的長滿岩石的小島上避難。

沙勿略盡最大努力幫助他們，但西南風勁吹使得其努力化為泡影——

天主知道我在這次旅行中所盡的努力。我帶着二十條小船一起駛去，想去幫助那些逃避北王的基督徒。他們躲在長滿巖石，遠離科摩梭角的小島上，因饑渴而瀕於死亡。當時疾風朝反方面動吹，無論是用槳或麻繩都無法抵達海角。等到風暴停下以後，我將再回去盡力為他們提供幫助。這真是世上可憐的事，每天都有人去 Manappadu，他們飽受劫掠，一無所有，既沒有食物，也沒有衣服。

這些地方政權之間的關係一直都在變化，昨天的敵人今天就變成朋友，基督徒有時也能得到一些救濟，如 Tiruvadi 的侄子，他曾經是

Periyatalai 村的村長，那個地方離科摩梭角不遠，他經常給基督徒一點幫助，送給他們一些食品和衣服。到後來，土王 Tiruvad 本人也願意接受沙勿略來訪並做當地基督徒的領袖。這位土王給了沙勿略兩千佛那姆斯 (fanams) 在當地的統治地區裡建立一所教堂，並且讓他獲准進入科摩梭角西部的漁民部族中傳教，還允許他自己的臣民加入基督教。

在科摩梭角西部的漁民部族稱為姆庫瓦斯 (Makuvass)，他們與帕拉維族有着密切的關係，並且從事同樣的珍珠貿易，在種姓制度中兩個部族地位相當。在 1545 年 1 月 27 日的信中，沙勿略報告說僅一個月內他就為一萬多名當地人付洗。他首先教這些人誦讀經文。他手頭上有一些當地泰米爾語翻譯的經文。他記載說：

在佈道之後，我首先問這些老人和青年人，他們是否真誠地相信每一條信仰的條文？他們回

答說，他們的確是真正相信的。（……）因此我就給他們付洗，記下他們每個人的名字。先為男人們付洗，接着為婦女和女孩付洗。當洗禮結束之後，基督徒們欣喜萬分，他們推倒拜廟宇的偶像，並將偶像打成碎片。⁽²⁰⁾

沙勿略為每個人都留下經文抄本並令新入教的基督徒每天誦唸兩遍。

關於沙勿略這種傳教方法爭議頗多，因為在如此短的時間裡他為那麼多人付洗，博克塞教授（Prof. C. R. Boxer）引證范禮安的話說，在沙勿略“明智的方法中混合着威脅和勸誘的成份”。但蘇哈馬（Fr. Schurhammer）修士則認為，沒有證據表明沙勿略使用威脅或其它暴力手段逼迫當地人信教。

不久，沙勿略的視野轉向更東部的地區。他決定訪問馬六甲，當時葡萄牙人已經在那裡構築城堡和殖民地。他出發以前向馬斯哈斯寫信，提到他認為最重要的責職是關懷那些新基督徒，而不是長駐在一個地方，“而是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去探訪所有的那些我曾經服務過的基督徒。”

以1545年4月8日沙勿略訪問了聖·多默山（St. Thomas Mount）後，他於這年9月從普利卡特（Pulicat）出發前往馬六甲，直到1543年1月13日才從馬六甲安全返回科欽。以上便是沙勿略在印度的主要經歷。

沙勿略精神對於當代的意義

沙勿略留給後世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在傳教上的熱情。不知有多少日子，他漂泊在凶險的汪洋大海中，在一片“鯨鯢之域”中，不知要航行多少天多少月才能到達目的地？有人作過統計，從里斯本出發到他逝世為止，他在海上共航行了三年七個月，航程約八萬公里，平均每天航行六十公里，從1541年至1552年，每三天當中有一天他是在海上度過的。這些年中的航程又可以分為四段：從里斯本到果阿兩萬公里，途中十三個月，扣除在莫桑比克過冬的六個月，則在海上七個月，平均每天行駛八十

五公里；遠航至摩洛加群島，行程一萬五千公里，需九個半月，平均每天五十三公里；去日本傳教，行程兩萬公里，在海上十個月，平均每天約九十多公里；除了這六萬二千公里以外，還在一萬五千公里的印度海岸線航行了十三個月。⁽²¹⁾他克服了航海過程中的種種困難和不便，諸如睡覺地方狹小，食物供給不足，衣服易於破損而且不足以禦寒，赤道上的炎熱、淡水的嚴重缺乏以及數不清的疾病，甚至還有海盜和鼠疫的侵擾。他在日記中曾寫道：

我多麼可憐啊！我想我會死在海上，葬身魚腹的。

當船隻從黑暗的波谷中上昇到平靜的海面時，他會深切地感到已死的軀體復活再生。他寫道：

這時，我們認識到了天主的奧秘：你從海洋的最深處上來，就跟復活一樣。⁽²²⁾

直到當代，無人能夠否認他具有無可比擬的傳教熱忱和感染力。

另一方面，沙勿略也是他所處時代的產物。在他身上，既可以看到羅馬天主教會在反宗教改革運動中產生的虔敬，又可以看到他對於運用葡萄牙保教權推行傳教事業的執着。雖然出於謙遜，他從不外在地宣揚他作為葡王特使的身份。然而，在內在的思想深處，他卻常常自視為葡萄牙人，這是他的矛盾之處。雖然他自始至終是一個西班牙人，但他卻常常自稱為“葡萄牙人”，他在信中曾說“我們三個葡萄牙人動身前往印度去”，這話使別人很吃驚，因為事實上三個人都是西班牙人。他還說過“叛教者不得分享我們海上的成果”。傳紀作者迪富爾（X. L. Dufour）指出：

這裡的“我們的海上”，帶有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一個客居在葡人中間的巴斯克人把大海說成“我們葡國的海”是否合適？不僅如此，他還要求勞得利蓋於1552年出面干預西班牙朝

廷，不讓那位虔誠信奉天主教的君王插手遠東之事。由此可見，沙勿略在傳教事業上並沒有把基督的委託和葡王的委託區分開來；（……）他的身上畢竟有着受葡王委託和歐洲人性格的兩大缺陷。因此在他剛開始的傳教工作中，難免混雜着歐洲的文化，甚至帶有一些葡國的殖民主義文化的色彩。（23）

而最為後世歷史學家所詬病的則是他於 1546 年 5 月 16 日致葡王的信中建議將宗教裁判所開設到印度來：

在這裡設立宗教裁判所比在任何其它地方更為迫切，因為這裡許多人是根據摩西的律法（指猶太教）或穆罕穆德的律法生活的，他們並不畏懼天主。（24）

由此後世的人們將印度宗教裁判所追溯到沙勿略的倡議，他成為這一陰暗事物的始作俑者。正是因為這些原因，現代的耶穌會學者張春申在〈聖方濟各·沙勿略傳教靈修〉一文中認為：

自當代傳教神學觀之，沙勿略的時代已經過去。以付洗為傳教的唯一要務，已不再為今日神學所採用。他對當時的回教及印度教之嚴厲批評，幾乎與現代傳教之宗教交談背道而馳。（25）

他甚至認為：“聖方濟各·沙勿略傳教歷史中的傳奇性，由於歷史學家的批判工作，逐漸消失。”（26）

然而，在沙勿略身上，“受葡王委託”和“受基督委託”的兩方面中，後者畢竟是一種遠為高遠和無私的委身。這一點決定了沙勿略的歷史超越性。正是如此，沙勿略孤身一人前往亞洲廣袤的大地時，雖然沒有辦法來準備自己與亞洲的相遇，但他仍然盡了最大的努力與他所相遇的身處不同文化的人們建立關係。他於 1549 年寫給同伴的信中敦促他們在所造訪的村莊裡，要身臨“人們的心中”，且要

訪問病人，努力使自己被當地人所喜愛。他深知人際互動關係與文化認同息息相關，因此必須用當地方言講話，他從不使用征服者的語言傳播福音。他在一封勸勉的信中寫道：

我再一次堅決地向你們建議，在你們所訪問和居留的村莊中，你們要用善良以及溫良的言語努力使自己受眾人愛戴而不被排斥，如此，你們將結出更多的果實。（26）

借由聆聽與對話來超越宗教的對立，這不也是當代的福傳精神嗎？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文獻指出——

在我們的時代，人類的結合日益密切，各民族的交往日益增加，教會亦更用心考慮它對非基督宗教的態度。教會既以促進人與人甚至民族與民族間的團結互愛為職責，在此首先即考慮人類共有的問題，以及推動人類共同命運的事。

天主公教絕不摒棄這些宗教裡的真的聖的因素，而且懷着誠懇的敬意，考慮他們的作事及生活方式，以及他們的規訓與教理。這一切雖然在許多方面與天主公教所堅持所教導的有所不同，但往往反映着普照全人類的真理之光。（27）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沙勿略的經歷有着現代意義：那就是須有新的視野新的勇氣去面對各種挑戰，應向那些追求其它信仰的人們伸出雙手，借着真正深入的生命交談，協助所有人靈魂的提昇。

有人說：恩寵的舞臺與荒謬的舞臺極其相似，兩者對於理智的關係都處於對稱的位置上。沙勿略的生命，由本性而入超性，當他作為一個無懼的行者飄越波濤洶湧的大海來到印度和東方，他已活在恩寵的戲劇之中。開始時，他的演技不高，但逐步提昇，最後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擁抱萬有的天主；他死時，身邊一無所有，徹底放棄了世俗的一切，像一粒麥子埋在泥土之

中，生根發芽，結出的豐碩的菓實。以世俗的觀點來看，一個葡王和教宗的欽使，死在幾萬里之外的荒島上，何其淒涼。

但他死了，大批傳教士湧來了。許多殉道者也是失敗者，他們死於非命，但“他們的血都成了信友的種籽”。耶穌是個“大失敗者”，死在十字架上，但今天祂擁有數十億的追隨者，教會譜寫的正是一部從失敗再失敗直至死亡，而後再生直至榮耀的歷史。⁽²⁸⁾

【註】

- (1)(2) 那瓦爾 (Navarre) 西班牙語稱為 Navarra，西班牙北部古王國，與法國、阿拉貢、卡斯提爾和巴斯克地區接壤，包括現代的那瓦拉自治區和現代法國比利牛斯山區的一部分，它先後被羅馬人、西哥特人和查理曼征服，10世紀時成為獨立的王國，1234年以後由幾個法國王朝統治。1515年併入卡斯提爾。1589年當那瓦爾的亨利成為法王亨利四世以後，又重新回到法國。巴斯克人 (Basque)，西班牙語稱瓦斯科人 (Vasco)，居住在西班牙與法蘭西比斯開灣邊界地區和比利牛斯山脈西麓的一個民族，起源不詳。巴斯克語不屬於印歐語係，他們的體格與其他西歐人並無明顯差別。19世紀以後，一部分巴斯克人一直尋求獨立與自治。
- (3) 教宗給予沙勿略的正式名銜是“去往紅海、波斯灣、印度洋、恆河流域的印度省份直至好望角的廣大地區的宗座使節”。*Historia del Principio y Progreso de la Compañía de Jesús en las Indias Orientales (1542-1564)*, J. Wicki S. J., Rome, 1944, pp. 3-64.
- (4) Malindi，地名不詳。
- (5) Socotra索科特拉島：印度洋葉門島嶼，在葉門東南方約三百四十公里，面積三千六百平方公里，內陸多山，植物包括沒藥、乳香、先血樹，長期受也門東南部馬赫里蘇丹國統治。1507-1511年受葡萄牙統治，1886年成為英國保護國，1967年歸屬獨立的也門，主要城鎮為泰姆里代，舊稱 Hadibrs。
- (6) Stephen Neill: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Ind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137-138. 有關沙勿略早年的精神世界，可見洪萬六：《依納爵的心靈世界》；魏明德：《遊入依納爵的〈神操〉》、柯文博 (P. H. Kolvenbach)《沙勿略：擁抱亞洲，走向人海》。
- (7)(8) General William Booth，布思 (1829-1919)，英國新教救世軍創始人和首任將軍 (1878-1912)，少年時在當

鋪當學徒，十五歲時改變信仰後積極傳道，1852年在循道會按立為牧師，1861年辭職，1864年到倫敦東區貧民窟佈道，開展社會服務事業，與妻子凱瑟琳成立基督教傳教會，1878年改名為救世軍，並向海外發展。他就酗酒、釋放後的囚犯生活、貧民法律保護提出種種解決方法。救世軍運動不僅體現基要派的熱忱，而且要求建立社會服務體系。見頁 147。

- (9) 科羅曼德爾海岸 (Coromandel)，印度東南部沿海地區。
- (10) 科摩角，在印度的最南端。
- (11) Moors 摩爾人，西班牙的穆斯林居民或阿拉伯人。西班牙人及柏柏爾人的混血後代，北非的穆斯林居民 (拉丁語作 mauri，即羅馬毛里塔尼亞居民) 於 8 世紀時入侵西班牙。在伍麥葉王朝和阿爾摩拉維德王朝的統治下，他們在科爾多瓦、托萊多、格拉納達以及塞維爾等城市創建了輝煌的阿拉伯安達魯西亞文明。11 世紀基督徒再次奪回阿方索六世統治下的西班牙，從那以後到 1492 年摩爾人最後失敗。以後的一個世紀，許多摩爾人到北非定居下來。
- (12)(13) Miguel Correia Monteiro: *Saint Francis Xavier. A man for all others*. Collectors Club and Gulbenkian Foundation, 2006, pp. 45-57.
- (13)(14)(15)(16) Stehen Neill, pp. 147-153.
- (17) Malacca，馬六甲蘇丹國 (1403?-1511)，統治馬六甲大埠 (Melaka) 及其屬地的馬來人王朝，由拜里米蘇刺蘇丹於 1404 年創建，他後來成為穆斯林，1414 年冠以蘇丹伊斯坎達爾·沙的稱號，1424 年去世。馬六甲蘇丹國掌握印度與中國之間的海上交通要道，中國明朝與西方的貿易使該國受益匪淺，15 世紀 30 年代成為重要的商業中心。15 世紀中葉時已成這一地區的一支重要力量，該王國十分富庶，倡導文學、學術和積極的宗教生活，其統治時期成為馬來歷史上的黃金時期。馬六甲 1511 年落入葡萄牙人的統治。
- (18) George Menachery: *The St. Thomas Christian Encyclopedia of India*, India, 1982, pp. 40-47.
- (19)(20)(21)(22)(23) 迪富爾 (Xavier Leon-Dufour)：《聖方濟各·沙勿略，東亞使徒神秘的心路歷程》，上海天主教光啟出版社，2005 年 12 月，頁 148-150；頁 148-150；頁 147-158；頁 147-158；頁 162。
- (24) EX (Epistolea Xaveriannae) Vol. 1, pp. 346-347.
- (25)(26) 張春申：〈聖方濟各·沙勿略的傳教靈修〉，《神思》(香港) 第 37 期，思維出版社，2005 年，頁 17。
- (27)《天主教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下)，天主教上海教區光啟社，1998 年，頁 531-532。
- (28) 金魯賢主教：〈福傳主保——聖方濟各·沙勿略，為我等祈！〉，《天主教資料研究匯編》第 94 輯，上海光啟社，2006 年 6 月，頁 27。



聖方濟各·沙勿略詛咒侵略印度科莫林角的比斯納加爾人

布本油畫 里斯本仁慈堂聖羅克教堂聖器室收藏

作者 André Reinoso (17 世紀) 攝影 Júlio Marques